

經

韵

樓

集

經韵樓集卷六

金壇段玉裁若膺

跋古文四聲韻

夏竦古文四聲韻齊第十二之後有移第十三增多一部下平先第一仙第二之後有宣第三入聲質第五之後有聿第六亦皆增多一部下平之次麻覃談陽唐庚耕清青尤俟幽侵鹽添蒸登咸銜巖凡上去配是入聲之次質華術物櫛迄月沒曷未黠鐸屑薛錫簪麥陌合益洽狎葉帖緝藥鐸職德業乏與廣韻集韻第次殊異往者余友孔體生曾以書相問愧未能答也困學紀聞

曰鶴山魏氏云唐韵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侵東原師作聲韵攷謂未知刪山前何處多一韵今按蓋卽移韵也南唐徐楚金說文解字韵譏敘稱得李舟所著切韵殊有補益是書在廣韵前於二仙内分出三宣爲英公所本明嘉靖閒朱氏金石韵府因之惟入聲增聿部則無攷唐顏元孫因師古刊正經籍字體數紙編于祿字書一卷元孫序中稱伯祖故祕書監者謂師古也玉海摘引誤會以平上去入四聲爲次每轉韵處朱點其上其書覃談在陽唐前尤疾幽在侵鹽添前蒸登在咸銜嚴凡前上去配是入聲徵鬱字在疎字之前則物在櫛前

也。其餘以錫簪麥陌合益葉帖緝藥鐸職業乏爲次。
蓋唐時諸家韵書大致多本法言韵亦各有微異是以
孫愐顏元孫李舟徐錯取目不相同。世間有女仙吳彩
鸞所書唐韵閻君百詩所見者又與鶴山所見唐韵不
合。英公蓋或得唐韵別本或厭常喜新。按顏李之書用
其目皆未可知也。唐韵入與平上去配合先後皆有條
理。藥鐸配陽。唐陌麥簪錫配庚。耕清青職德配蒸。登緝
以下九韵與侵以下九韵閉口相配。如干祿字書則又
與其平上去自相乖鑿。其平上去劃閉口九韵而三之。
皆非也。此所以孫愐爲最善。約定俗成莫之或變也。與

體生捐館已三年。恨不得與面析也。乾隆丙午一月識
於經韵樓

荅丁小山書

得手書並前後兩跋語知足下於戴批音均表務廣其傳足下於吾師戴君之學敬信可謂至矣而尤謂是批本爲臨終絕筆鄭重相付乃臨以寄玉裁又臨以寄孔莊谷程易田兩君又屬程莊園周林汲邵二雲三君皆臨其副庶幾不致壅沒盛心古道何以加茲前跋稱東原卒於丁酉六月玉裁按莊谷來書及洪君穀登榜所爲行狀乃五月廿七日辛卯非六月也又稱撰聲類表既畢力疾點定六書音均表指表四弟四十二葉相示曰掇擣用點肆棄用圈凡用點者蔡人之入聲與用圈

者無涉也。玉裁案此語亦足下記憶有譌當云用圈者
摹人之入聲與用點者無涉也。師意合十二部摹人以
下十三部說孫振以下爲一部。陸韵之真譚臻文殷覓
瘞先也。十四部轉卷選以下爲一部。陸韵之元寒桓刪
山仙也。以十五部入聲之圈者配摹人說孫振一部。陸
韵之至未霽怪隊術物迄沒也。點者配轉卷選一部。陸
韵之祭泰夬廢月曷末黠鎔薛也。旣詳於丙申荅玉裁
論韵一書故知足下誤也。荅玉裁書曰僕已年謂癸巳年分
七類爲二十部者上半以呼等考之眞至仙僕至凡同
呼而具四等者二脂微齊皆灰及祭泰夬廢亦同呼而

具四等者。仍分真已下十四韵。儻已下九韵各爲二。
而脂微諸韵與之配者亦各爲二。其配元寒至山仙者。
周南芣苢二章掇捋召南草蟲二章蕨惙說甘棠首章
伐茨二章敗憇三章拜說野有死麕三章脫悅吠邶擊
鼓四章闌活匏有苦葉首章厲揭泉水三章華邁衛害
二子乘舟二章逝害衛碩人四章滔濺發揭鼙揭伯兮
首章揭桀有狐二章厲帶王君子于役二章月偕桀揭
渴采葛首章葛月三章艾歲鄭子衿三章達闕月齊東
方之日二章月闌闕發甫田二章桀怛魏十畝之間外
泄逝唐蟋蟀二章逝邁外蹶陳東門之枌三章逝邁東

門之楊二章肺督檜匪風首章發渴性曹蜉蝣三章閨
雪說候人首章祋帝幽七月首章發烈禡歲小雅采薇
二章烈渴庭燎三章艾晰嘵正月八章厲滅威自注此
句結字非韵乃
四句見韵之例小旻五章艾敗蓼莪五章烈發害大東

草第二

七章舌揚四月三章烈發害鴛鴦三章秣艾車輦首章
牽逝渴抵莞柳二章渴療邁都人士二章撮髮說四章
厲薦邁白華五章外邁大雅文王二章世世絲八章拔
兌駢喙皇矣二章翳柳三章拔兌自注此章拔兌一韵
及友字不入韵玉裁按師意以拔兌配
元寒部用點以對季配真文部用圈也生民二章月達
害七章較烈歲民勞四章渴泄厲敗大板二章蹶泄蕩

八章揭害撥世。抑六章舌逝蒸民三章舌外發瞻印首

章厲療。

此章及後二章皆四句見韵次句惠字非韵下四句疾届一韵收瘳一韵玉裁按師所分惠字

配真文部故云非韵音均表第十二部之入聲師併於第十五部入聲之配真文者故云疾届一韵用圈二章奪說召旻六章竭竭害周頌載芟沿達傑魯頌泮水

首章陔曠大邁闕宮五章大艾歲害商頌長發二章撥

達達越發烈截長發六章旆

自注此字誤荀子引此詩作載發說文引作載拔發

拔皆於韵合玉裁按依師所分旆在真文部故批本以朱筆改爲拔字鉞烈曷斅達截伐

桀已上分出以配元寒桓刪山仙之別於真諱臻文殷

魂瘦書止此卽今批本中用點者也其用圈者周南汝

墳二章之肆棄標有梅三章之堅謂卽日月之四章之

出卒述。谷風六章之潰肆。暨。鄘干旄一章之純四界。衛
芄蘭一二章之遂懌。王黍離二章之穗醉。魏陟岵二章
之季寐棄。唐杕杜一二章之比佽。秦晨風三章之棣櫞
醉。陳墓門二章之萃諱。小雅出車二章之旆瘁。采芑一
二三章之泣率。雨無正二章之戾勦。四章之遐遂瘁諱
對退。五章之出瘁。小弁四章之疇淠屆寐蓼莪二章之
蔚悴。六章之律弗卒。大田三章之穂利采菽二章之淠
疇駟屆隰桑四章之愛。謂漸漸之石二章之卒沒出大
雅大明五章之妹滑皇矣三章之對季。四章之類比。八
章之茀仡肆忽拂生民四章之旆穟既醉五章之匱類

假樂四章之位。塈洞酌三章之漑塈。蕩三章之類懲對。
內抑一章之疾戾。四章之寐內桑柔六章之俊遠。十二
章之隧道類對醉悖。瞻卬一章之疾届。五章之類瘁。此卽
配真諱臻文殷魂庖先者也。荅書又曰真至仙同呼而
具四等者二。脂微齊皆灰及祭泰夬廢亦同呼而具四
等者二。仍分真已下十四韵爲二。而脂微諸韵與之配
者亦爲二。殷第十六衣第十七其入聲爲乙。安第十九
鬻第二十其入聲爲遇。皆收舌齒音。玉裁按東原師所
分拙書初稿亦見及此。於十五部去入聲。今書無去聲初稿有之

列爲去聲一去聲二入聲一入聲二去聲一入聲一者。

卽東原師圈者是也。去聲二入聲二者，卽東原師點者是也。初稿名詩經韵譜。錢學士曉徵所序者，邵君二雲錄有其副。足下試索而校之，其與吾師不同者才數字耳。改定時遂合爲一者，以其有難截然分割之處。卽從東原師所分，增印一章，厲瘵點而疾届圈，然謂惠字非韵，則未安也。兩無正二章戾。勤用圈而謂滅字非韵，亦未安。且據說文，勤从力，蕡从貝，世聲勤用圈而世字泄字皆用點，未免相悟。正月八章刪去結字，長發六章，施易爲拔，皆未安也。況去聲入聲可二之，平聲上聲不可二之也。既以一部配二部，則平上聲亦必可二而。

斷不可。故以爲第十五部之入聲足以兼涵第十二部

陸韵之諱文殷魂痕第十三部

陸韵之元寒桓刪山仙

之入音。猶其平聲與

十二部十三部皆彼此互轉最多其相表裏皆最近既

兼具文元兩部之入音故其文理大致可分陸氏韵亦

有大致可分之處而表詩經之韵不若渾焉會於一與

平上聲無齟齬使審音者之自剖析其陰陽向背可辨

別爲二是以改定之本不用初稿也至東原師欲合拙

書十二部平聲

陸韵真臻先及上去韵

於十三部平聲

陸韵諱文欣冤痕及上去韵

其批點如是荅書亦云然玉裁以謂諱文與元寒兩部音判陽陰而鴻殺正等若真臻先一部則其音視

此兩部爲斂而鴻殺不敵於十一部陸
耕
清
庚
則鴻殺正等是以十二部平聲不可併於十三部平聲況三百篇所用割然可覆而按也

聲類表序

始余乾隆癸未請業戴東原師師方與秦文恭公論韵言江慎修先生有古韵標準據毛詩用韵爲書真至仙十四韵宋鄭庠謂漢魏杜韓合爲一者毛詩實分爲二余聞而異之顧未得見江氏書也丁亥自都門歸里取毛詩韵字比類書之誠畫然分別因又知蕭何尤之爲三真文之爲二支脂之之必爲三二百六韵之書總之爲十七部其入聲總爲八部皆因毛詩之本然已乃得昆山顧氏音學五書婺源江氏古韵標準讀之歎兩先生之勤至矣後進所得未敢自以爲是也己丑就正吾

師於都門。師謂支脂之分爲三者。恐不其然。是年隨師至山西。明年作吏入黔。又二年入蜀。癸巳師來札云。大著辨別五支六脂七之。如清真蒸三韵之不相通。能發自唐以來講韵者所未發。今春將古韵考訂一番。斷從此說爲確。蓋吾师詳審數年而後許可也。有如是夫。今音二百六部分析至細。嚴於審音而已。古音之學。鄭岸僅分陽支先虞尤覃六部。顧氏更析東陽庚蒸而四。析魚歌而二。故列十部。江氏於真以下十四韵。侵以下九韵。各析而二。蕭肴肴蒙及尤俟幽亦爲二。故列十三部。余書又廣爲十七部。吾师序之云。歎始爲之之不易。後

來加詳者之信足以補其未逮。始爲之謂顧氏也。後來
加詳者。謂江氏及余也。余書刻於丙申四月。由富順寄
都門。而師丁酉正月序之。丙申之春。師與余書。詳論韻
事。將令及未刻參酌改正。而此札浮沈不達。先是師於
癸巳以入聲爲樞紐。以真以下十四韵與脂微齊皆灰
入聲質術櫛物迄月沒曷末黠鎔薛爲一類。蒸登與之
咍入聲職德爲一類。東冬鍾江與尤侯幽入聲。屋沃燭
覺爲一類。陽唐與蕭宵肴蒙入聲藥爲一類。庚耕清青
與支佳入聲陌麥昔錫爲一類。歌戈麻與魚虞模入聲
鐸爲一類。閉口音侵以下九韵入聲緝以下九韵爲一

類以七類之平上去分十三部及入聲七部得二十部。既詳其說聲韻考中其中尤俟不分。真文不分侵覃不分。以及庚支同入歌魚同入與余書別異。而丙申春命予參酌之。書又改七類者爲九類。真以下十四韵各爲二。真臻諱文欣冤瘞先入聲質術櫛物迄沒肩配之。元寒桓刪山仙去聲祭泰夬巖入聲月曷末黠鐸薛配之。又侵鹽添爲二類。覃談咸銜嚴凡爲一類。侵覃之分同於江氏及余者也。質月之分又前人及余所未議也。丁酉之五月師又自著書曰聲類表。以九類者謐之爲九卷。一曰歌魚鐸之類。二曰蒸之職之類。三曰東尤屋之

類四曰陽蕭藥之類。五曰庚支陌之類。六曰眞脂質之類。七曰元寒桓刪山仙祭泰夬廢月曷末黠鎔薛之類。八曰侵緝之類。九曰覃合之類。每類中各詳其開口合口內轉外轉重聲輕聲呼等之辭瑣。今音古音之轉移。綱領既張。纖悉畢舉。蓋江氏之論。顧氏也。曰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少。吾師之論余亦云爾。江氏與師皆考古審音。均詣其極。而師集諸家大成。精研爛熟。故能五日而成此編。距易簣之期僅二十日。未及爲例言。孔誦伯戶部刻之。取師丙申與余札六千言。弁首師作書之意。旣大著矣。誦伯又與余札云。得足下序。自當言之詳諳。

余自丁酉至今三十有三年蹉跎未及染翰而師與誦
伯墓木拱者久矣披閱手翰如新愧無以對師友地下
且師與余論韵先後十五年學與俱進顧江及余所未
憶者皆補其缺詣其微庶此事考覈稱無憾余旣未能
依九類之說成書吾師制作之大亦奚忍不述其原委
耶抑誦伯之猶子撫約太史又成詩聲類一書謂陽聲
有九曰元之屬耕之屬眞之屬陽之屬東之屬冬之屬
侵之屬蒸之屬談之屬陰聲有九曰歌之屬支之屬脂
之屬魚之屬侯之屬幽之屬宵之屬之屬合之屬元
歌同入耕支同入眞脂同入陽魚同入東侯同入冬幽

同入。侵宵同入。蒸之同入。談無同入。以平入相配。其書
精心神解。又與師及余說不同。東冬爲二。以配亥。幽尤
徵妙悟。儻師得見之。不知以爲何如也。今撫約又歿矣。
余以爲後之人合五家之書觀之。古音今音之祕盡於
是矣。遂敬書諸簡端。以復吾亡友。亦質諸先師。嘉慶己
巳四月弟子段玉裁撰於蘇州閶門外之枝園

刻聲韵攷序

己丑之春。先生成聲韵考四卷。都下傳寫。玉裁錄之。置篋中。先生之學。精於六書。論轉注。同意相受。得自漢後不傳之旨。旣一洗諸說之疇駁矣。而反語本原。漢魏經師匪始於釋氏字母。其言尤爲雅馴。又考今韵二百六部。宋景祐中許附近通用之十三處。補昆山顧氏所未詳。而唐宋用韵功令沿革具見。學者得是書讀之。證諸宋時所存韵書。參攷陳季立顧亭林江慎修以及予所著古音之說。可與讀古經傳知聖人六书之法矣。玉裁繙繹有年。弗敢失墜。竊引而伸之。補所未備。成六书音

均表五卷丙申之夏併鐫以贈問字者以見予學之有
師承匪苟而已也六月十一日弟子金壇段玉裁謹書

江氏音學序

二百六韵之目定於隨陸法言及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八人唐宋稍稍併合用爲取士功令古音之說肇於宋鄭庠分二百六韵祇爲六類其入聲三近古崑山顧氏寧人作者學五書始暢說古音非今音一洗言叶韵之繆分爲十部其入聲四乾隆閒婺源江氏慎修又作古韵標準分十三部其入聲八此吾師休寧戴氏東遜所謂古音之學以漸加詳有如是也丙戌丁亥間余讀毛詩有見於支脂之古平入各分爲三尤與侯真與文古亦各分爲二病夫顧氏

江氏之不能分也。乃作詩經韵譜。羣經韵譜既定爲六書音均表。分爲十七部。其入聲亦八。戴氏善之。丁酉作聲類表。分二百六部爲九類。其部十六。其入聲九。取余書脂部去入。別出祭泰夬廢月末曷黠鐸薛爲一部。以配元寒桓刪山仙之音。三百篇所用如是也。嗣後曲阜孔氏攜約亦善余書。作詩聲類。分爲十八部。又分入聲屋沃燭爲二。分隸尤侯東冬鍾江亦分爲二。所謂以漸加詳者。至此亦綦備矣。歎江君晉。今年春寓書於余論音。余知其未見戴孔之書也。而有適合戴孔者。欣喜偉其所學之精。九月謁余枝園。以江氏音學請序。余謹

觀其書別爲十種。蓋顧氏及余皆攷古功多審音功淺。江氏戴氏二者皆淡而晉三於二者尤淡。據詩經以分二十一部。其入聲十宵尤之分。尤俟之分。藥鐸之分。真文元三者之分支。脂之平入之分。侵談之分。皆述顧氏江氏及余說也。其脂部去入出祭泰夬廢月曷末鐸薛別爲一部。其獨見與戴氏適合者也。屋沃之分。其獨見與孔氏適合者也。東冬之分。則又近日見孔氏說而有取焉者也。於前人之說。皆擇善而從。無所偏徇。以呼等字母之學覈之。古音今韵無纖微鑿枘不合。不惟古音大明。亦且使六韵分爲二百六者可得其剖析之故。其

論入韵。謂言古音則就其韻聲偏旁各從其期可矣。不必謂異平同入曲從陸法言。俾無入者皆有入。其不爲苟同又有如此者。嘗聞六經者。聖人之道之無盡藏。凡古禮樂制度名物之昭著。義理性命之精微。求之六經。無不可得。雖至億載萬年而學士大夫推闡容有不能盡。無他經之所蘊滯也。韵其一耑耳。無不讀詩經者。唐宋元明乃眇知詩之韵。明閩中陳氏季立及顧氏以來。迄今晉。皆就經文諷誦而所得日深。乃無剩義。信乎天下之學。無不可求諸經。其謂經有不載者。其忽焉不求。求之而不詳者也。抑余重有感焉。恨我不見古人。亦

恨古人不見我。古所云也。余謂恨我不見後人。亦恨後人不見我。後人不見我。猶我不見古人之恨也。我不見後人。猶古人不見我之恨也。余不及見顧氏江氏孔氏。又早亡。每有彼此不相見之恨。幸得見吾師戴氏。戴氏旣沒三十一年。又幸得見吾晉三。皆有知我之樂焉。皆有彼此互相挹注之益焉。假令天不假我以年。余卽獲親戴氏。而不獲見吾晉三。安能知晉三集音學之成於前此五人。皆有匡補之功哉。晉三不見我。有不歎得一知己。可以不恨者哉。晉三富於春秋。精進未有艾。余耄矣。不獲見其所到。而能知其異日苟有所學於經焉。

必皆能淡造自得也嘉慶壬申十月金壇段玉裁撰於
姑蘇白蓮涇校園

荅江晉三論韵 壬申七月

晉三兄足下。四月接手書。以所得於韵者賜教。願爲僕之諍友。彼時僕抱病。隨手答書。與令親往。未嘗淡味尊札也。近日體略佳。然不能用心。又於六月十六日得手書。不勝抃喜。併取前札讀之。用復於足下。足下曰。表中於顧江二公闕韵之處。悉以合韵當之。竊謂此不必也。凡著書之道。通其所可通。而闕其所不可通。增一合韵之名。則自生枝節矣。四十年前。錢辛楣少詹。亦早有是言。僕亦以爲誠然也。但合韵之說。淺人以今與古不合。而名之僕。則以古與古不合。而名之僕。於毛詩誠有本

非韵而斥爲韵者。本可不韵之處而定爲韵者。

如戴孔
二家所

說有用本韵而謂之合韵者。

如戴及足下說奏附驅裕
字是也。最誤者匏有苦葉

本軌字而從正義作軌
謂之合韵有攷正一篇疵類不少然如蠟蠉之母小戎

七月公劉蕩雲漢之驂陰飲讌臨小宛之令無將大車

之疵谷風之怨采芑之敦焞杕杜之近不謂合韵得乎

謂之合而其分乃愈明有權而經乃不廢合韵之名不

得不立也足下謂闕其所不可通非此之謂也義例炳

然非不可通者苟盡去之則僕所分十七部之次第脈

絡亦將不可得而尋矣足下又曰表分眞諱爲二某嘗

遍考三代有韵之文皆不能合惟三百篇差近然其中

不合者亦有數章。表中未之錄耳。僕因足下之言詳閱毛詩一遍。所謂有數章不合者。未之見也。

或者謂何彼緝當在真乎。緝从昏聲。昏从氐省。凡作晉者誤也。

夫載籍至於詩之尊。其文至

於三百十一篇之多。而所用韵皆畫然。真臻不與文魂

爲伍。是尚不足以定此公案。而必借證於他書。三代有

韵之文之未的確者乎。且三代有韵之文。羣經韵表亦

既略舉之矣。足下云顧氏合侯於虞。與三代不合而合

於兩漢。江氏合侯於尤。且不合於兩漢矣。足下合真臻

於文魂。非求合於他書而不合於三百篇乎。戴師亦以

真文爲一。尤俟爲一。謂僕攷古功多。審音功少。僕則謂

古法祇有雙聲。疊韵古之雙聲非今三十六字母之聲。古之疊韵非今二百有六之韵是以言今音當致力於字母治古音則非所詳戴師亦曰學者但講求雙聲不言字母可也。足下又曰第二部無入不若割藥鐸昔沃覺之半爲蕭入不必全以沃覺配尤藥鐸配魚錫配支也此說非不善僕豈不知之而最目下但云陸韵平聲蕭宵肴蒙上聲條小巧皓去聲嘯笑效号不列入聲藥三字者不欲以今韵爲古韵也。陸法言之書以藥鐸配陽唐之平上去不以爲蕭宵肴蒙之入也。茲之表以古韵正之故不列入聲藥三字而舉其四聲之本然者謂

全部皆平舌。古四聲與今大不同。卽以此部言之亦易憭。以本聲與用以韻聲之字互相求。以一聲數字互相求。參之伍之。反之復之。於以知此部古無上去入。而有入者。以此部混於五部之入而爲陽唐之入也。故正藥韵之字爲平聲。正所以定蕭肴肴蒙爲古音獨用之部也。足下取藥鐸昔沃覺之字。定此部有入非無入。則謂之正今韵也可。不得謂之定古韵。凡僕書以藥鐸仍陽唐之配陌麥昔錫仍庚耕清青之配者。意如此。足下又云表以屋沃燭覺爲尤入。某則謂當以屋沃之半配尤。以燭與屋覺之半配俟也。此條最爲足下中綮之處。蓋戴

氏江氏合侯於尤。顧氏合侯於虞。足下云顧不合於三代而合於兩漢。江則不合於三代併不合於兩漢。惟音均表別尤於蕭。又別侯於尤。爲實事求是。但平分而入未分。當以六孰蕭示畜祝。躬復肉毒夙。晒目竹逐。易粥臼等聲爲尤之入。角族谷此字未見。僕補屋獄足束賣辱曲玉弓。蜀木彖奥糞豕卜局鹿禿此字未見。三代用韵等聲爲侯之入。匪獨詩易分用。卽周秦漢初之文。皆少有出入。如此則表中第三部之驅呻奏垢字。當改入侯部。不當爲尤之合韵矣。侯部裕字乃其本音。不必爲第四部合韵矣。是說也。精確之極。僕撰表時亦再四分之。而牽於一二不可。

分者。遂以中輒泊乎壬子以後。始得孔搨約檢討詩聲類一書。分舉釐然。始爲大快。欲改拙書而未暇也。今又得足下閉戶造車。出門合辙。而此案定矣。若戴師平入皆不分審音。固合矣。而考古似未至也。足下又云表中以侵鹽添爲第七部。覃談爲第八部。某則謂當改召晏之玷。貶入八部。而以侵覃爲一。談鹽以下七韵爲一也。夫此九韵。顧氏不分。江氏分之。戴氏始爲七类。不分。晚爲九类。分之。孔檢討則分侵覃。凡爲一部。餘爲一部。僕則侵鹽添爲一部。若足下云侵覃二韵爲一部。餘爲一部。九韵古人用者絕少。旣難識別。其可分者。又大

牙錯出莫辨賓主可勿論其短長也但足下云改玷貶入八部恐有不安玷從占聲古砧杵同櫓賓其較然者又如點亦占聲而曾點史記作曾蔣今刻作蔣非藏音斟咸鍼畿古皆音斟則則玷之古音可知也貶乏聲古乏聲凡聲多通而凡

在侵韵以凡爲聲者有風鳳字以乏爲聲者有要字古音當皆在侵則貶必在侵韵又可知也足下欲畫此二

字入談類其有未審與江氏古韵標準不曾分疏孔氏入侵韵與僕合足下又

云表中以質櫛屑配真臻先某竊攷詩騷平入合用之章唐韵偏旁諧聲之字而知此三韵之配脂齊也以等韵言之質櫛也者脂開口之入也術者脂合口之入也

訖者微開口之入也。物者微合口之入也。黠者皆之入。
沒者灰之入也。如此則弟十五部之疾至闕等字皆本
音非合韵矣。此條略與戴師說合。師曰：書內言弟十三
部弟十四部與弟十五部配是也。而遺弟十二部則於
脂部韵字以質櫛爲入及齊以屑爲入。有未察矣。又曰：
六術韵字不足配脂。合質櫛與術始足相配。其平聲則
先齊相配。僕謂以齊配屑者今音非古音也。脂韵字有
以質櫛爲入者亦今音非古音也。弟十五部之音脂讀
如追夷讀如帷黎讀如繫。師讀如雖全韵皆以此求之。
微韵未變。齊韵則變而斂矣。齊本十六部之變而以十
五部之字變者入其中

皆近齊而稍變矣。灰又變而近咍矣。謂古一韵而有此等分別非也。故謂術不足配脂謂齊必配屑者皆今音非古音也。足下以等韵言之。等韵之法起於近世。豈古音有是說乎。弟十二部旣不可不立。則以入質櫛屑配真臻先。此乃自古至六朝如是而不可易者。故質櫛屑在弟十二部。古音今音所同。猶之緝以下九韵在弟七八部。亦古今所同也。假令取弟十二表毛詩韵字分散之合於十三表。取十二表入聲字分散之合於十五表。則大覺不類。今自爲一部。則絕無不類。故十二部斷不可移爲十五部之入也。足下蓋旣欲合十二十三而

一之。遂欲合十二十五之入而一之。而不知十五部之入。自有正字。不藉以質櫛屑足之也。至於謂一轉移而弟十五部之疾至闕等字。皆本音非合韵。此語似是僕謂不轉移而以合韵聯之。未爲失其理也。疾尤異入而以合韵聯之。誠爲無事自擾。若此則正見異部關通之理。何不可之。與有足下。又云去之祭泰史廢入之月曷末鐸薛表中入弟十五部。其類無平上。與弟十五部合用不過百中一二而已。八士命名各分四韵。達适一部。突忽一部。卽四名而二韵之分瞭然矣。此條欲分去祭泰史廢入月曷末黠鐸薛來札不爲一部。與戴師合。師

舉黠

戴師合

曰僕癸巳年分爲七類者乙未年分九類真以下十四
韵脂微諸韵與相配者亦分爲二其配元寒至刪仙者
周南芣苢二章之掇捋召南草蟲二章蕨惙說甘棠首
章伐苓二章敗愬二章拜說野有死麌三章脫帨吠擊
鼓四章闊說五章闊活匏有苦葉首章厲揭泉水三章
牽邁衛二子乘舟二章逝害衛碩人四章活發揭孽曷
桀有狐三章厲帶王君子于役二章月佸桀括渴采葛
首章葛月三章艾歲鄭子衿二章達闕月齊東方之日
二章月闔闢發甫田二章桀怛魏十畝之間二章外泄
逝唐蟋蟀二章逝邁外蹶陳東門之枌三章逝邁東門

之楊二章肺哲檜匪風首章發偈怛曹蜉蝣三章閱雪

說候人首章祋蒂幽七月首章發烈褐歲小雅采薇二

章烈渴庭燎二章艾晰噦正月八章厲滅威此章第二句結字非

韵乃弟四句見韵之例

小旻五章艾敗蓼莪五章烈發害大東七

章舌揭四月三章烈發害鴛鴦三章秣艾車輶首章牽

逝渴括蕘柳二章渴療邁都人士二章撮髮說四章厲

薑邁白華五章外邁大雅文王二章世世緜八章拔兌

駢喙皇矣二章駢柂三章拔兌

此章拔兌一韵對季下章季字及友字不入韵

生民二章月達害七章歎烈歲民勞四章渴泄厲敗大

板二章蹶泄蕩八章揭害撥世抑六章舌逝烝民三章

舌外發瞻卬首章厲瘳

此章及後章皆四句見韵次句惠字非韵下四句疾届一韵收

據韵

二章奪說召旻六章竭竭害周頌載芟活達桀魯

頌泮水茂曠大邁闕宮五章大艾歲害商頌長發二章

撥達越發烈截長發六章旆

此字誤荀子引此詩作載發說文引作載坡皆於韵

合鉞烈易蘖達截伐桀已上分出以配元寒桓刪山仙

若其配眞諱臻文魂痕者則有肄聲葉聲旣聲胃聲出

聲卒聲水聲貴聲比聲回聲界聲彖聲季聲惠聲未聲

次聲

聲

說文旅字以讀若韻之木爲聲肺字以讀若輩之木爲聲

位聲戾聲出

聲屆聲癸聲退聲對聲彗聲尉聲聿聲弗聲利聲愛聲

叟聲乞聲肆聲勿聲忽聲類聲內聲宰聲之字三百篇

分用畫然師既用其說成聲類表。又取六書音均表手批示丁小雅教授足下說正同。豈亦閉戶造車出門合徹耶。東原師曠古大儒遺書刻於曲阜孔氏者傳布宇內而足下以鄉後進尙未之見。豈不孤銳精言古韵之雅意耶。分爲七類見聲韵考分爲九類見聲類表前有答段若膺書乃孔漠谷所附載也

本朝言古韵者五人。曰顧氏。曰江氏。曰戴氏。曰段氏。曰孔氏。而足下殿之。江氏之爲古韵標準也。戴氏寶贊襄之。戴氏言韵在僕之前。而成書在僕之後。歲己丑僕以毛詩支脂之分爲三。俟尤分爲二。眞文分爲二。橐本就正於師。師未之信。洎乎癸巳乃寓書於蜀。謂分爲三者。

爲確論。丙申僕書刻成於蜀。乃接師論韵長篇。不及改正。顧氏之功在藥鐸爲二。江氏之功在眞文元寒爲一。段氏之功在支脂之爲三。尤侯爲二。眞文爲二。戴氏之功在脂微去入之分配。眞文元寒爲二。孔氏之功在屋沃爲二。東冬爲一。皆以分配候尤足下繼起之功。實有見於屋沃之當爲二。術物與月末之當爲二。雖忧他人我先。而攷古不謂不深也。蓋僕六書音均表數易其橐。初橐有見於十五部入聲分配文元二部。如一易一會之不同。詩人所用實有畛域。故十五表入聲有分介之橐。既以壘於一二不可分者。且惑於一部不當首同尾。

異竟渾併之及東原師札來乃知分者爲是今又得足
下札正同三占从二僕書當改易明矣雖然足下之分
是也足下謂祭泰史廢月曷末黠薛爲一部皆古無平
上之韵與弟十五平上合用者不過百中一二此恐億
必之言各韵有有平無入者未有有入無平者且去入
與平上不合用他部多有然者足下突增一部無平之
韵豈不駭俗又不知十五部分隸文元抽去其一則古
十五部之音不完今音以術物迄月没曷末黠薛配
諱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仙之理不見是於古音今音
進退皆無所據也足下又云緝合九韵歷來舉無異說

某則謂平入分配必以偏旁諧聲爲據今攷侵覃九韵詩四十四見易三見左傳二見楚辭八見緝合九韵詩十五見易一見大戴一見楚辭五見並無一字合用者常棣七章未必平入合用又此九韵中偏旁皆不與侵覃九韵相類則當以緝合爲一部蓋葉以下爲一部其類無平上去蓋四聲之說起於周沈本不可言古韵先生表中蒸東陽庚諱元等部皆無上入則此九韵及祭泰月末之無平上又何疑也僕謂無入者非無入也與有入者同入也入者平之委也源分而委合此自然之理也無上去者非無上去也古四聲之道有一無四二

者平入也。平稍揚之則爲上入，稍重之則爲去。故平上一類也。去入一類也。抑之揚之，舒之促之，順逆交遞而四聲成。古者剏爲文字，因乎人之語言爲之音讀。曰平上曰去入，一易一僉之謂道也。凡今人讀上去，而表中參五求之的知其平。今人讀去，而表中參五求之的知其入。因乎詩而我無與焉者也。烏可以藉口表中有無上去者，而謂古有有去入無平上者哉？有入無平，是天道可有會無易也。況各部平仄分配，陸法言用意炳然，明白近代分古韻標目，乃以陸氏之有入者分配其無入者，至於今茲，雖不中不遠矣。若祭泰月，曷以下之爲

十五部之入緝合以下之爲侵覃之入。千古不易足下

何獨疑之。而分月曷緝合皆爲無平之入。

如今字从古文及會意中

有形聲也。又念今聲詩以韵入聲尙書斂亦讀入聲禮作涅。又鹽盍聲蜀之鹽豫古多作涅豫尤豫則盍可平聲也。又如鞶墊皆从執聲而讀去聲則執可去當亦可上

也。又如利聲之字皆讀平聲。又如胡結切之覓古爲諸

字。遽欲列之最目中。平增三部母乃鹵莽之過。與孔氏

以侵爲陽類配宵肴蒙禽類。以談平爲陽類配緝合以

下入韵合爲一部爲衾類。平易入陰與其全書謂陽衾

各有平入者不合。又失侵之入併入於談。此亦好奇自

信之過。不足以述古。而適足以岐惑後學。其鹵莽殆更

有甚焉也。抑足下規音均表失處尙有表誤。而足下未

能糾之前人早有糾之者則孔檢討之於東冬是也檢討舉東聲同聲丰聲充聲公聲工聲彖聲恩聲从聲龍聲容聲用聲封聲凶聲邕聲共聲送聲雙聲龙聲爲二類今一東三鍾四江是也冬聲眾聲宗聲中聲蟲聲戎聲宮聲農聲各聲宋聲爲一類今之二冬是也核之三百篇羣經楚辭太元無不合以東類配侯類以冬類配尤類如此而後俟尤平入各分二部者合此而完密無闕此孔氏卓識勝於前四人處昔戴師譏陸韻東冬不當分蓋有意求密用意太過強生輕重引李涪刊誤云法言字同一聲分爲兩韵何須東冬中終妄別聲律不

知東冬中終起於三百篇。非可輕議。猶之未有音韵表以前。支脂之分爲三者。誠不可解也。僕書久欲改正而未暇。足下未能見及此。宜及今從其說補正之。更以質櫛屑。仍舊配真臻。先畫爲一部。緝合九韵。仍舊分配侵覃。九韵爲二部。祭泰史廢月曷末黠鍔薛。仍歸十五部而分別注之。曰以上配諱文殷魂痕者。以上配元寒桓刪山仙者。則集五家之成庶幾古韵大明矣。抑更有問焉。孔氏分爲陽聲九類。陰聲九類。而兩兩相配。其然否不可知。戴師嘗言六朝辨聲之法。不可知其言古音也。分爲四類。曰收喉音。曰收鼻音。曰收舌齒音。曰收脣音。

與僕書論之詳矣。但支與之同收鼻。蒸與庚亦同收鼻。
蕭與尤族亦同收鼻。同一收鼻。其音讀何以區別也。僕
之十七部次第。始於之。大意以爲之尤相近。故之之字
多入於尤。而蕭者尤之類。蕭之入當同之。故次第二。尤
次之。故次第三。亥者尤之鄰也。故次第四。魚次亥。故次
第五。蒸與之最近。亦以之入爲入者也。故次第六。侵最
近蒸。故次第七。談與侵皆閉口收脣者。故次第八。凡尤
亥蒸侵皆通於東冬。故東冬次第九。以尤亥之入爲入
者也。東冬之斂爲陽。陽者以魚之入爲入者也。故次第
十。庚近於陽。陽之字多入於庚。故次十一。庚蓋以眞之

入爲入。眞與庚古通用。故次十二。文者眞之鄰也。故次十三。元者又文之鄰也。故次十四。文元者皆以脂部之入爲入者也。故脂次十五。支者似脂而不同。與歌最近。故歌之字多入於支。蓋以支之入爲入者故次十七。此則僕以入爲樞紐而求其次第之意。然臆測未必皆是。戴師所定亦不以爲然。如戴孔皆以支耕爲正轉同入。僕則不謂然也。今足下之書其次第不知別有見乎。抑同於五家之一乎。能確知所以支脂之分爲三之本源乎。何以陳隨以前支韵必獨用千萬中不一誤乎。足下沈潛好學當必能窺其機倪。僕老耄倘得聞而死。豈非

大幸也。至若足下後札中言欲著書辨許氏及小徐之誤。此事談何容易。許書中或以會意包形聲。或以形聲包會意。互文錯見致多。凡字意與聲相涉者多。意與聲不相涉者少也。況諸聲未必不取諸雙聲。況二千年古書傳寫譌謬。豈易糾正。足下所舉純輒銛三字說皆非也。古文純作紳。取屯篆側書之汗簡所作近是。非極之譌也。輒內聲不誤。內納古通用。而內在脂部。納在談部。謂輒內聲以聲見意也。而於古音亦無不合。八部與十五部相通處不可枚數。內納益蓋葉世荔協荔爾箇夾瘀瘞瘞。皆兩部交通。以及立位同用。對答同用。達背同

用甲蓋同用逮遷同用皆其理也足下其將以納之內

聲爲何說乎銛舌聲足下改作括省聲不知此乃丙聲

之誤也攷木部之括卽今掭字

鉉曰當括省聲

爻部鉉字舌聲

鉉曰當括省聲心部恬字括省聲谷部丙下曰舌兒从谷省象形唐韵他念切此正上三字所從以爲聲也丙與舌義近形

相似故丙譌舌淺者不得其說改爲括省聲非也舌能

引取物故炊竈木字从丙亦形聲舍會意方言銛取也

孫宣公說孟子言餚不言餚則謂皆當作銛僕則謂皆當作

鉉恬字或可括省聲括銛鉉字斷不可也就此三字足

下所說皆非可不慎諸僕音均表未嘗有二刻說文注

甚繁其橐現在貴郡太守處尙非定本戴氏韵書足下
何不向讓堂先生借之孔氏書恐坊間無有今附往祈
見還僕之來否尙未定因足下好學故舉所見盡陳之
左右老耄不能用心此稿時作時輒久而後成文理荒
疎可勝慙悚玉裁再拜

釋拜

拜者何也頭至手也

說文手部曰摶頭至手也从手舉

瞽惟頭

至手

故篆文左从手入於

手

部各本

譌爲首

至地

則其字

何以从手乎沈氏果堂

乃曰說文當作手至地則又誤甚顧氏亭林日知錄且

分析之曰首至手則爲拜手手至地則爲拜不知拜與

拜手無二也試問尙書言拜手稽首他經言拜稽首可

以區而二之乎惟拜頭至手跪而拱手齊於心頭至於

手也若稽首頓首則拱手至地前於頭頭至地前於手

故曰惟拜頭至手陳祥道禮書

言拜儀最爲繆悠可置之不辨頭至手故經謂之拜手

大甲中

召誥宣六年鄭曰

凡經或言拜手或單言拜一也周禮謂之空首

大祝鄭曰

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何休注公羊傳曰

宣六年

至手曰拜手某氏注尙書曰

大甲中

拜手首至手皆其

證也何以謂之頭至手也說文解字曰跪者所以拜也

謂拜者必用跪今本奪所以二字凡
全書內所以二字往往爲淺人刪去既跪而拱手尙書
曰立則磬折拱則抱鼓按說文拱斂手也檢拱也檢之
言斂手本分而合之沓之則有尙左手尙右手之別詳
後古空首稽首頓首肅拜皆必拱手指必拱手厭必拱
手立時敬則拱手如檀弓孔子與門人立拱論語子路
拱而立是也行而張拱曰翔凡拱不必皆如抱鼓也推
手曰揖則如抱鼓拜手則斂於抱鼓稽首頓首則以其
斂於抱鼓者下之引手曰厭則又較而頭俯至於手與
斂於拜手學者知拱而後可以知拜而頭俯至於手與
心平是之謂頭至手荀卿子曰平衡曰拜是也

楊倞曰
平衡謂

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義殊玉裁謂揚
說殊誤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注曰上
衡謂高於心平衡謂與心平入跪而拱手頭至於手與
心平此拜手之儀也平衡正與曲禮同不得云殊矣若
云頭與腰如衡之平則拱手平腰頭斷不能至平腰之
手今試跪而習之可僚然矣故知空言不可以學禮也
賈誼容經曰跪以微磬之容拜以磬折之容磬折之說
至近日程氏瑞田始明其言曰考工記兩言倨句磬折

卽磬氏之倨句一矩有半也磬之倨句爲一矩又益之以半矩縣磬之孔得其度則縣之股邪而鼓直凡曲禮弟子職容經之曰磬折者皆謂其象如磬之縣身如磬鼓頭項如磬股也容經曰拜以磬折之容吉事尚左凶事尚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毋遲背項之狀如屋之低此正荀卿所謂平衡曰拜諸家所謂頭至手者楊倞不知磬折而言磬折故其語大乖矣容經曰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其坐接視平衡正士相見之視抱不上於面不下於帶也平衡解亦同頭不至於地是以周禮謂之空

首曰空首者對稽首頓首之頭箸地言也拜本專爲空首之稱引伸之則稽首頓首肅拜皆曰拜

稽首者何也

稽說文作稽周禮同本又作稽他經多用稽

拜頭至地也既拜

手而拱手下至於地而頭亦下至於地拱手至地手仍人兩手分按地也手荀卿子曰下衡曰稽首是也平衡前於頭又前於手平衡與心

平下衡則拱手至地而頭亦至地荀卿於稽頸乃曰頭至地者稽頸之至地顯稽首之至地微稽首者將至地而未至地故於叩頭乃謂至地也

白虎通

姓名篇

鄭注周禮大祝何注公羊

宣六年某氏注尙書召誥趙注孟子盡心皆曰拜頭至地曰稽

首拜重手故字从手詣重首故字从首也

說文首部詣

也貞部頓下云頓首也詣首頓首漢人常語詩兩言稽首毛公皆無傳誥下云詣首頓下云頓首說文之例如此淺人皆改爲下首也於義

未合說文又曰覓古文誥

頓首者何也頭叩地也

鄭注周禮

叩者何敏也敏者何擊

見說文既拜手而拱手下至於地而頭不徙下至地且

敏觸其額是之謂頓首稽首者言乎首舒遲至於地也

頓首者言乎首急遽至於地也是稽頓之別也周禮言

頓首不言稽頽禮經

十七篇

禮記羣經言稽頽不言頓首

稽頽與頓首有二與曰無二也

子以太子不立故申包胥九頓首

凡經典言頓首者惟左傳言穆嬴頓首於趙宣

子以太子不立故申包胥九頓首於秦哀公以國亡故皆卽稽頽也

何以知其無二也鄭

注周禮頓首曰頭叩地也注士喪禮曰稽頽頭觸地也

又檀弓注曰稽頽者觸地無容

叩地觸地之非有二可知矣至地者以

首不以頽敏地者必以頽故謂之稽頽亦謂之頽

公羊昭二

十五年再拜頽何曰

亦謂之頓頽

吳語諸稽郢行成頽者猶今叩頭矣於吳曰頓頽於邊何

言乎稽頽稽之言至也其至地與稽首同其以頽與稽首異也荀卿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頽是卽鄭君之頭至手曰空首頭至地曰稽首頭叩地曰

頓首也其言淺淡之度詞略異而意實同也

孟子若崩厥角稽首

若崩者千萬人一時下跪也厥角稽首者其人或頓首或稽首也厥角者注云額角犀頭掀地此正謂稽額領角

犀卽額也掀地卽觸地也

周禮大祝九擇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此三者

蓋拜之經與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

八曰袞拜九曰肅拜此六者其舉前二者權其吉凶輕

重之宜而用之與他經曰拜手曰拜無曰空首者故知

空首卽拜手也

空首字惟見於穆天子傳而此書固未可信云天子賜七萃之士高奔戎佩玉一隻奔戎再拜稽首賜許男駿馬十六許男降再拜空首夫再拜固再空首矣又云空首何也且諸侯於天子必稽首何以與七萃之士異

拜者拜手之省文也禮經

禮也卽此可定此書之僞

十七

篇 禮記曰稽頹無言頓首者故知周禮之頓首卽稽

頹也凡言拜手稽首言拜稽首言再拜稽首皆先空首

而後稽首也

尚書太甲中正義曰凡稽首者皆先爲拜手乃後爲稽首初爲拜頭至手乃復申頭

以至於地至手是爲拜手至地是爲稽首按此語甚明析惠氏天牧禮說乃云手先據地首乃至手其實手在

地頭在手故拜手與稽首連言是一事非兩事孔傳合爲一得之孔疏分爲兩非也惠語殊謬因拜手而拱手

至地則手至地僅前於頭至地必前於手斷不容在手上若不拜手而徑稽首則頭容可在手試跪而習之

可知矣故連拜而稽首斷然首至地不至手也僞孔傳於太甲中但釋拜手云首至手於召誥則云拜手首至

手稽首首至地其語始完未嘗合拜手稽首爲一事也若陳氏祥道云拜手手拜也稽首首不至地稽留於手

也頓首則首頓於手而已空首不言拜而後稽頹者先

至於手空其首而已無一不謬空首而後頓首也凡經言拜稽頹者皆言稽頹而後拜

空首而後頓首也

者先頓首而後空首也言稽頹而不拜者頓首而不空

首也拜者常禮稽首者敬之至也

郊特牲曰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

之盡稽頹者哀之至也

問喪曰稽頹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檀弓曰拜稽頹哀戚之至

也稽頹隱

之甚也

凡祭必稽首

士虞禮主人再拜稽首祝饗命佐食祭牲饋食禮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卒祝主人

人再拜稽首少牢饋食禮曰主人

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

書

命詩江漢觀禮所載再拜稽首左傳僖二十八年重耳

敢再拜稽首是也哀十七年哀公會齊侯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侯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

首襄三年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

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二十四年鄭伯如晉鄭伯稽首

韓宣子解國語王使召公過內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

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曰執玉卑替其擊也拜不稽

首誣其上也是皆諸侯於天子必稽首諸侯相於拜手

之證也有言拜而稽首在其中者古人之省文如僖九年齊桓公受賜胙下拜登受此拜必再拜稽首也亦有言稽首以該拜者大夫於國君稽首燕禮大射禮所載再拜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於鄰國之君稽首聘禮公食大夫於君必稽首之證也皆是也

於君夫人鄰國之君夫人稽首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見衛夫人南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左傳襄二十六年宋夫人使饋錦馬於合左師左師再拜稽首受之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其實棗栗賓之受如初禮如初禮者如上文卿勞之儀勞者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再拜稽首受也又下文夫人使下大夫皮弁歸禮賓如受饗之禮明日拜禮於朝則亦皆再拜稽首可禮有非祭非君而稽首者待牲饋食禮宿尸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少牢

知饋食禮宿尸祝饋主人再拜稽首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此皆未入廟之尸也而再拜稽首者鄭重之至

以定其爲尸也士昏禮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必再拜稽首者以逆女之事至重稽首主爲授女故主人不荅拜聘禮郊勞賓用束錦儻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注云尊國賓也又受饔餼賓大夫大夫北面當楣再拜稽首受幣注云尊君客也下文皆云賓再拜稽首送幣又下文大夫饋賓賓再拜稽首受是亦猶上文尊國賓尊君客之再拜稽首也

凡行禮必拜手凡敵者拜手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以及他篇之拜卿大夫士互相於一也士於卿大夫亦敵者也皆是也其皆相拜手爲敵者之禮其爲火來拜士一大夫再之類爲差次凡諸侯相於拜手周禮司儀諸公大夫再之類爲差次諸侯相於拜手周禮司儀諸公大夫再之類爲差次諸男相爲賓言拜不言稽首哀十七年哀公拜齊侯稽首此齊侯之失禮也至於頓首卽稽額乃凶禮故經罕言頓首者孔穎達周禮正義乃云頓首平敵自相拜之拜尚書太甲中正義云諸侯相於則頓首也檀弓正義云頓首平敵以下拜也諸侯相拜則然以其不稽首惟頓首也此至爲無稽禮經禮記春秋傳皆無平敵用頓

首語之凡臣於君君於臣皆拜手

燕禮大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所載君拜是也

凡喪必稽願以拜賓卽頓首也

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所載拜稽願是也

記言稽願者皆喪事

何以謂之振動也鄭曰戰栗變動之拜也有不必拜手

而拜手者

所以爲敬如文三年晉侯享公賦菁菁者義公降拜襄四年穆叔如晉歌鹿鳴之三三拜

昭九年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昭

十六年子產拜使五卿皆拜皆是也

有不必稽首而稽

首者如雒誥成王拜手稽首於周公

襄九年魯襄公稽首於晉君二十四年鄭伯稽首於晉侯僖二十三年晉重耳稽首受野人之塊襄十五年宋人稽首而告

子罕哀二十年吳王拜稽首於趙無恤之使宣十五年

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馬前非稽首之地以報父讎故宣二年士季稽首而對靈公以君有善言故僖十五年

晉大夫三拜稽首於秦伯以君見執故廿三年重耳降拜稽首於秦以歌六月故襄十九年季武子再拜稽首

於晉以歌黍苗故二十五年鄭子展再拜稽首於陳侯
以陳幾凶故成二年韓厥再拜稽首於齊侯以齊侯將
見執故公羊昭二十五年昭公再拜稽首於齊之簞食壺漿以出凶故有不必頓首而頓
首者如文七年穆嬴頓首於趙宣子以太子不立故定
四年申包胥九頓首而坐以國凶故昭二十五年
季孫意如稽類於叔孫昭子以逐君故昭八年陳無字
稽類於樂施以僞爲排難解紛故公羊昭二十五年昭
公子家羈再拜類是皆謂之振動振動者言非常也因
於齊侯以失國故是皆謂之振動振動者言非常也因
事制宜之謂也

吉拜者何也謂拜之常也當拜而拜當稽首而稽首是
吉拜也吉拜對凶之辭也凡稽首未有用於凶者也
凶拜者何也拜而後稽類稽類而後拜皆凶拜也凡頓
首未有不用於凶者也鄭注周禮曰吉拜拜而後稽類
謂齊衰不杖以下者此殷之凶

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凶拜稽頽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注檀弓曰拜而後稽頽此殷之喪拜也爲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注曰謂受問受賜者稽頽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後稽頽曰吉拜按此三注略同皆謂三年喪及齊衰杖之後喪則稽頽而後拜此周禮大祝之凶拜周之喪拜也齊衰不杖以下則拜而後稽頽此周禮大祝之吉拜殷之喪拜也夫檀弓之拜而後稽頽爲殷喪禮稽頽而後拜爲周喪禮未知鄭之所據攷之各經則皆言拜稽頽而不拜無有言稽頽拜者惟檀弓記晉文公事云稽頽而不拜國語則云拜而不稽首是檀弓未可爲先稽頽後拜之證孟子書言子思北面稽首再拜閭伯詩謂子思用凶禮恐孟書不爲典要閭氏未免取斷竊意拜後稽頽自是周禮如此孔子因古禮稽頽而後拜順乎其至願三年之喪行此則謂稽頽後拜爲殷禮似近之且周禮注云殷之喪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鄭說謂頓首爲叩頭卽知頓首與稽頽無二安得云先拜後稽頽爲與頓首相近耶拜而後稽頽與拜手稽首相似此注當本作周以其與拜手稽首相近轉寫者誤之

自白虎通云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據文義覈之當云殷所以先稽首後拜手何周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各順其文質也拜手爲文稽首頓首爲質周人先文故先拜手後稽首殷人尙質先稽首而後拜手故云各順其文質其喪拜質文之先後當亦同或問拜手何以爲文稽首頓首何以爲質曰夫禮之初有所敬者頭至地而已有大哀者頭觸地而已皆匍匐而不以手爲之節度也聖人制禮乃作爲拜手之禮頭至於手手節度其頭而四肢與頭皆展其禮矣既拜手而復稽首者自明其敬也旣拜手復頓首者自明其哀也拜手以禮人稽首頓首以自寫其哀敬也雜記受問受者三年之喪以其喪拜謂稽願也非三年之喪以吉拜賜謂當拜者拜當稽首者稽首也卽大祝之吉拜也頓首爲請罪之拜戰國策中山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本專爲凶拜後因振動他用有如穆嬴申包胥者遂以爲請罪之拜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首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獨斷曰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蓋稽首爲對非朝臣曰稽首再拜兼言稽首頓首者蓋稽首爲對

揚之辭頓首爲請罪之辭故先言稽首繼言頓首死罪其文字存於今可考者蔡邕戍邊上章首云朔方髡鉗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末云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蔡質所記立宋皇后儀首云尚書令臣邕等稽首言末云臣邕等誠惶誠恐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許沖進說文解字首云召陵萬歲里公乘臣沖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末云臣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崩首再拜以聞皇帝陛下漢百石卒史碑首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後云臣雄臣戒愚慙誠惶誠恐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皆頓首死罪連文○後漢書胡廣傳注引漢雜事曰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按依此似今本獨斷朝臣曰稽首之下衍頓首二字

再者皆謂一拜也

論語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下經文康子饋藥拜而受之則一拜

有明言一拜者

答

士相見禮曰士大夫奠摯再拜稽首君

辱賓退送再拜聘禮曰公一拜送几又賓不降一拜進

筵受醴雜記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

若聘禮公一拜賓降也公再拜公食大夫禮公一拜賓

降也公再拜則皆非先一拜後再拜乃是再拜之閒記

賓降稽首頓首則經未嘗有言再者

衰拜者何也謂再拜已上也衰者大也有所多大之辭

也凡禮經言三拜

聘禮賓三拜乘禽於朝注明已受賜

面三拜墓者特牲饋食禮曰大小無不識少牢饋食禮曰主人西

五年或言

三拜

襄四年或言九頓首定四年

以及婦人之俠拜皆是也

肅拜者何謂也舉首下手之拜也

鄭司農注周禮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擅

是也鄭注少儀曰肅拜拜不低頭也說文撝下曰舉首下手也按今本說文謗作舉手下手左傳成十六年正義引同李善西征賦注引拜舉手下也皆係誤本惟左傳成十六年釋文引字林撝舉首下手也爲不誤程氏瑤田通藝錄引以正說文謗字云言舉首者以別於詣首頓首空首三拜皆必下其首也首不下而但下其手故曰舉首下手王裁謂西征賦注亦誤而有拜字爲最善跪拜而舉首於三拜之外別爲儀故以數九拜之末先鄭云但俯下手言但者正謂首不下少儀注拜不低頭正與舉首合不知何人刪去不字云拜低頭則不可解矣拜未有不低頭者故言不以別之也先鄭以撝訓肅拜說文字林皆云撝拜舉首下手也本不誤左傳注肅手至地若今撝是謂撝不跪左傳正義云撝如今指之小別引晉宋儀注貴人待賤人賤人拜貴人撝潘岳西征賦述亞夫事肅天威以臨顏率軍禮以長撝皆謂撝不跪殊誤不跪不得云肅拜困學紀聞宋太祖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問王貽孫對曰唐武后時婦人拜始不跪見唐張建章渤海記然則唐時女主變亂典章流毒至今猶有存者要其端起於晉人之不解撝字矣以男子拜手稽首拜而後稽顙例之則

婦人亦必肅拜而後手 婦人之拜也少儀曰婦人雖有

君賜肅拜是則肅拜爲婦人之常猶拜手爲男子之常也
釋名曰拜於大夫爲跌跌然屈折下就地也於婦人
爲拔自抽拔而上下也拔各本譌作扶釋名一書皆
於音求義作扶則不可通自抽拔正謂不低頭上正
也鄭司農注肅拜云介者不拜故云爲事敢肅使者此
引左傳成十六年郤至事又鄭注少儀介者不拜云軍
中之拜肅拜然則男子亦肅拜與日肅與肅拜當爲二
左傳之肅不言拜則肅而不拜未嘗跪也曲禮曰介者
不拜爲其拜而夔拜注曰夔則失容節夔猶詐也釋文
曰夔盧本作蹲玉裁按公羊傳注作爲其拜如蹲此皆
言不便於跪故肅以爲禮肅蓋如後世長指高帝紀酈
食其不拜長指師古曰長揖者手自上而極下也此長
揖始見證以左傳云閒蒙甲冑不敢拜命敢肅使者公
羊傳僖三十三年揖師而行何休曰揖其父於師中介
胄不拜漢書周勃傳云天子至中營亞夫揖曰介胄之
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是其不跪顯然郤至之肅與禮之
肅拜有跪不跪之殊肅拜者跪而舉頭下手也揖者立

而舉頭推手也肅者立而低頭下手如今人之揖也司農稱左傳證周禮失之韋昭注晉語云禮軍事肅拜肅拜下手至地也下手至地四字最分明惟肅下不當連拜耳左傳僖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周語同獨明道二年國語本作左右免胄而不拜注云言免胄則不解甲而拜矣注語亦與各本絕異要是古本王孫滿譏其輕而無禮輕謂超乘無禮正謂介而拜也左傳亦當有拜字耳婦人肅拜者其常也爲尸坐則亦肅拜非爲婦人以肅拜當男子之空首爲長子之喪皆肅拜而已婦人以肅拜當男子之空首舉首下手蓋拱手高
首不過平衡下不過帶以手拜當男子之稽首鄭注少儀曰手

拜手至地手至地如男子之稽首蓋拱手至於地而低頭不必至於地也士昏禮舅姑旣沒婦人三月乃奠菜拜拔地坐奠菜注云拔地手至地也婦人拔地猶男稽首然則婦人敬之至而手拜正猶男子必敬之至乃稽首也其拜舅姑亦肅拜而已鄭注云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鄭意謂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願爲他喪則雖不頭叩地而亦手至地非也手至地爲婦人之吉拜猶稽首爲男子之吉拜皆不用於喪以稽

願當男子之頓首

少儀曰爲喪主則不手拜卽喪服小記之爲夫與長子稽願也不手拜者

以手拜吉禮也婦人惟爲夫與長子稽願其他喪則亦肅拜異於男子之喪拜三年及齊衰不杖以下皆稽願也有非喪而頓首者如穆嬴頓首於趙宣子以太子不立故婦人之振動也

古者揖不曰拜

今俗語或云拜指非也說文云攘者推也揖者攘也攘者今之讓字揖所以爲

讓禮經注曰推手曰揖引手曰厭推手者拱其手於前周禮士揖時揖天揖謂推手小下之爲士揖推手小舉之爲天揖推手平之爲時揖也引手者斂手至於胸如鄉飲酒禮主人揖先入此用推手也所以爲讓也賓厭此用引手也謙若不敢前也今文厭皆作揖故說文揖下曰攘也一曰手著脣曰揖手著脣卽鄭所謂引手此許從今文厭皆作揖之證周禮疏作推手曰揖引手曰撝儀禮疏云厭或作撝古字義亦通周禮釋文撝於至反宋本不誤俗改爲於立反此皆妄謂撝卽厭而不知其音其義皆迥殊也左傳敢肅使者注曰肅手至地若今撝此撝字正揖字之誤今揖者今人揖與古異古揖推手而已今人則有長揖至地者傳所謂肅者正

長揖也杜意如此改此揖爲擡猶改儀禮之厭爲擡也
引手著脣曰厭於涉切蒼頡篇伏合人曰厭於冉切
音義皆相近尚書大傳子夏葉拱而進又家語師襄子
辟席葉拱而對王注曰兩手薄其心是則葉拱卽厭也
葉與厭音同古文禮厭與揖不同勝於今文禮故鄭
從古文而後人乃合揖厭擡三者爲一其謬甚矣

周禮經文云以享右祭祀

謂拜神拜尸拜賓也鄭注奇

拜拜神與尸此注主謂祭祀言頓首非拜神之拜士虞禮祭用再拜稽首送賓用拜稽願畫然分別然不可謂稽願非士虞之拜也是祭祀中非無頓首也特牲饋食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卒祝主人再拜稽首此拜神也下文迎尸於門外户卽席主人拜安尸尸荅拜則拜尸不稽首下文尸親祔主人再拜稽首受黍此雖受諸尸實受諸祔也故再拜稽首仍是拜神下文嗣舉奠之北面再拜稽首猶主人之再拜稽首祝也尸舉肝再拜稽首進受肝猶主人之再拜稽首受黍也再拜稽首之下皆不云尸荅拜則受黍受肝之皆爲拜神可知矣少牢饋食禮意同凡特牲少牢主婦之拜皆肅拜也或問祭祀亦有振動與日如宿尸之再拜稽首是卽振動也

凡拜吉時拱尙左手凶時拱尙右手

內則凡男拜尙左手凡女拜尙右手

注曰左陽也右陰也奔喪曰聞遠兄弟之喪旣除喪而後間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尙左手注曰尙左手吉拜也引逸奔喪禮曰拜吉喪皆尙左手檀弓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尙右二三子亦皆尙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尙左注曰喪尙右右陰也吉尙左左陽也按此三記皆謂拱手左右手相背內外之宜拱鄉飲酒禮字作共鄭注曰共拱手也皇侃論語微子正義拱沓手也九拜皆必拱手凡拱右手在內左手在外是謂尙左男拜如是男之吉拜如是喪拜反是左手在內右手在外是謂尙右女拜如是女之吉拜如是喪拜反是立時坐時拱手之儀皆然喪服記祛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注曰祛袖口也吉時拱尙左手喪時拱尙右手又賈子容經曰拜以磬折之容吉事尙左凶事尙右隨前以舉隨前以舉者尺二寸注曰祛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正謂吉則舉左手在前凶則舉右手在前也玉藻君賜非古稽首據掌致諸地注曰敢首於地以左手覆案右手此亦取尙左之意但謂右手掌據地左手掌案右手上恐非古稽首頓首空首肅拜皆必拱手或問

何以知必皆拱手非如今人兩手伏地曰跪而兩手伏地此之謂匍匐說文曰匍者手行也匍者伏地也釋名曰匍匐小兒時也匍猶捕也藉索可執取之言也匍伏也伏地行也人雖長大及其求事盡力之勤猶亦稱之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是也孟子書言赤子匍匐將入井然則成人行禮斷無有匍匐者蘇秦之嫂蛇行匍匐四拜此足恭之甚者也故知必拱手也且稽首頓首皆與拜手相因則亦必因其拱也然則玉藻何以言稽首據掌致諸地乎曰據掌致諸地此蓋謂賜果於君前之類非如禮賜之必降拜乃受者擎物於掌中上向而致首與手背於地其時之稽首則然正以見几稽首不然也稽首固盡人所知豈必於此贅此五字哉可以知此五字之不爲常矣曰吉拱尚左喪拱尚右何以奔喪尚左也曰此謂吉喪也謂小功以下爲吉喪

自跋釋拜後

方密之通雅言九拜其繆可勿辨若閭百詩四書釋地云鄉黨所云拜而受之如今一揖再拜而送之則兩揖似善攷核者不宜出此宋程氏攷古編亦引王貽孫據張建章渤海記證唐武后時婦始拜而不跪又云周天元大象二年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據此詔特令於廟朝跪其他不跪矣武后時婦拜始不跪者豈其時併廟朝跪禮去之耶按程氏殊誤後周詔拜廟朝俛伏如男子正可見此婦人拜禮前跪而不俛伏非謂不跪也又宋張湜雲谷雜記引釋名

拜於婦人爲扶自相扶持而上下也是則當劉熙時女已不跪矣雲谷不知釋名本作於婦人爲拔自抽拔而上下也抽拔上下正是舉首而以手上下之證與於丈夫爲跌跌然屈折下就地爲反對之語雲谷乃取爲漢婦人不跪之證轉謂世說李豐妻郭氏跪拜爲晉異於漢又謂孫甫唐書武后欲尊婦人始易今拜之說爲非豈非顛倒見耶古拜儀今學者茫然辛酉壬戌之間閒居多暇取各經疏通證明之乃大白於天下可以正今人書帖吉用頓首凶用稽首之悖古抑亦可以知凡攷古每事必貫穿經史爲之非可鹵莽立說也又接黃山

谷云唐人尺牘後云謹空空卽周禮之空首夫空首不見他經史且斷無單摘空字之理蓋謂空其餘紙備人裁荅今人用慶餘左沖猶其遺意也古人裁荅多書於來札還之或翰墨佳者乃畱之故陳遵尺牘以藏弄爲榮王大令作好書以謝安石批還爲憾又按今人書刺及音問皆云頓首者蓋漢魏晉相襲而然如劉歆與楊雄書曰歆叩頭雄荅歆書曰雄叩頭叩頭卽頓首戰國時以請罪秦人上書言昧死以請罪莽時上書已不言昧死故以叩頭施於敵者叩頭猶言死罪也魏晉因而不改故羲之尺牘每云死罪用叩頭請罪之例也自是

以後則頓首用於上書用於音問者皆忘其爲請罪之辭直以爲常事而俗闇用帖乃不得不吉頓凶稽矣古禮之亾由重性馳繆積非成是者往往如此今制於上前免冠頭觸地有聲請罪曰挫頭尙合古意惟免冠起於漢耳嘉慶丁卯十一月玉裁識